

原创
白金版

以骨为实

高昌王国传奇

张峰峰 张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序 篇 丝绸古道上的历史节点 / 2

动听的高昌乐为谁而作？飞旋的高昌舞因何起舞？是谁把葡萄收获？是谁把美酒端起？波斯银币在向我们传达哪些讯息？树木生子又在为我们讲述什么故事？这里是高昌，一个奇与幻共存的地方。

- 一、有容乃大：丝路古道上的文化复合器 / 3
- 二、畅古游今：不变的吐鲁番风情 / 10

上 篇 倾听交河——流不尽的荣辱与兴废 / 18

古老的交河缓缓流淌，流不尽的是沧桑巨变。

看，那栉比如鳞的客栈，摩肩接踵的行人，高旋飞舞的伎乐，香火缭绕的庙宇，血雨腥风的争斗，声嘶力竭的呼喊，在荒榛草莽的故城下，掩盖不住的是一张张、一幅幅兴衰的画面。

第一章 寻找车师——吐鲁番盆地的远古喧嚣 / 18

地处交通要冲的吐鲁番，是西域文明的策源地，车师古国，是盆地最早的主人。身为弹丸小国只因地势重要，便成为大国争夺的热点、博弈的棋子。

- 一、交河之歌：古老的车师文明 / 19
- 二、五争车师：异地点燃的汉匈战火 / 26
- 三、且耕且戍：建壁筑垒定西域 / 34

第二章 从郡到国——奏响高昌王国的号角 / 44

高昌故地偏居一隅又沟通四方，在天下纷争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多方势力均为据有高昌而苦心经营。高昌，一个历经沧桑变幻的都城，见证了昔日的繁华与纷扰。

- 一、胡汉交治：割据统治下的高昌郡 / 45
- 二、王国的前夜：追求自立的高昌人 / 55
- 三、始称王：来自柔然的建国试验 / 64
- 四、波诡云谲：阚张马麴读兴衰 / 70

第三章 东归还是自立——麴氏家族的两难选择 / 82

麴氏家族，高昌王国历史的重要角色，历时最长，故事最多。这里有励精图新的意气风发，也有内忧外困下的家国遗恨。是继续独居一隅，还是东向归中？在两难政治抉择中，这个蕞尔小国，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大剧。

- 一、麴氏高昌：纷乱中的守国 / 83
- 二、解辫削衽：一次重整河山的尝试 / 85
- 三、流离失所：“义和政变”的悲哀 / 93
- 四、雄踞未果：走向毁灭的麴文泰 / 98
- 五、国破疆存：高昌国的最后绝唱 / 110
- 六、玄奘西游：取经路上的高昌插曲 / 113

第四章 大漠奇域——充满谜团的丝路古国 / 122

地处西塞为什么却情系中原？古币印铸的神秘文字意味着什么隐情？权倾王国的黄金家族为什么墓志铭中轻描淡写？吐鲁番的葡萄为什么这样甘甜？丝绸之路上的古老高昌，留给后人无数的猜想。

- 一、情系中原：千呼万唤“使”出来 / 123
- 二、“高昌吉利”：匪夷所思的高昌货币 / 125
- 三、望族不望：决定高昌政治的神秘力量 / 131
- 四、葡萄美酒：高昌经济的天作人合 / 136
- 五、管弦伎乐：高昌乐舞闻名东土 / 142

下 篇 探寻高昌——故地上的纷扰与奇迹 / 150

古老的吐鲁番盆地并没有因高昌国的灭亡而平静，更多的族属开始涉足于这片神奇的土地，带来了更多的故事，文明的征程因此而愈发艰险，漫长的征途由智慧来铺就，多彩的画卷呈现出心灵的所向。

第五章 改旗易帜——唐西州的设立与沦陷 / 150

唐王朝覆灭高昌国既是对高昌僭越的惩罚，也是经略西部边疆的战略选择。唐王朝在高昌故地设立了西州，为高昌的发展带来了一次历史性机遇。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后的“天可汗”无力顾及西域，西州又一次孤悬“异域”。

- 一、边陲要塞：高昌故地上的唐朝州县 / 151
- 二、异族统摄：另一个喧嚣时代的到来 / 156

第六章 涅槃再生——落居西州的高昌回鹘 / 160

公元840年之后，漠北的回鹘汗国在溃散西迁中一分为三，分别建立了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喀喇汗王国，其中的高昌回鹘即在高昌故地和唐西州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地方政权。自九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末，高昌回鹘一直据高昌地区而存在，直到蒙古铁骑的到来。

- 一、奇闻异谈：树木可以生子的传说 / 161
- 二、西州外甥狮子王：王延德的出使见闻 / 166
- 三、立足西域：夹缝中的左右逢源 / 174
- 四、时过境迁：亦都护家族的命运悲欢 / 179

第七章 精彩纷呈——历史残片中的高昌回鹘 / 188

考古学者在吐鲁番发现了大量回鹘文文书，经过解读那片片残卷，绚丽多彩而又历尽沧桑的高昌回鹘向我们走来。

- 一、多元货币：别具异趣的经济生活 / 189
- 二、心有所向：兼纳四方的心灵世界 / 196
- 三、画中有“话”：石窟深处的宗教壁画 / 204

尾 声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 / 212

深居亚欧大陆腹地的西域，承载了太多的纷繁，深厚的土地见证了昔日的精彩，它在无声地告慰着世人，也在无形中赐以人们生存的力量，更多的故事和奇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整理。

主要参考文献 / 217



序 篇

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节点

动听的高昌乐为谁而作？飞旋的高昌舞因何起舞？是谁把葡萄收获？是谁把美酒端起？波斯银币在向我们传达哪些讯息？树木生子又在为我们讲述什么故事？这里是高昌，一个奇与幻共存的地方。

一、有容乃大：丝路古道上的文化复合器

火焰山、葡萄酒、高昌乐、坎儿井，说不尽的神韵与传奇，当我们带着这份好奇与惊喜，踏上这片土地之时，感受到的是这沙漠之珠独特的西域魅力。看那早已荒芜破败的交河故城，她居然曾是一个历经七百余年喧嚣的都市。已没有人知道，这里曾上演过多少欢喜和泪水，历经了多少丰收与杀伐。看那如同罗马废墟一样的高昌故城，这一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汇的宠儿，兴盛了一千五百余年的文明舞台，而今却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当晚霞笼罩着她古老的身影，空寂抚摸着她沧桑的脊背时，似乎有人在你耳边低声倾诉着这里的沧海桑田，她就是神秘的吐鲁番之神——高昌。

1. 沧海桑田：挡不住的自然选择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

——苏轼：《赤壁赋》

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想用沧海桑田去诠释吐鲁番之时，上天却顽皮地早已用吐鲁番在描述着沧海桑田。

现在的吐鲁番颇像《西游记》里描写的“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的感觉，常年干旱少雨，夏季酷热难耐，一阵焚风吹过，像是把人蒸干一样，难怪唐僧师徒需要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解暑呢！

不过谁又能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呢？可爱的“吐鲁番鳕”告诉我们，距今2.25亿年前，它们曾生活在这烟波浩瀚的海中，不知它们的祖先在此生活了多少代，可终究没能躲过自然的变故，“吐鲁番鳕”随着大水的消失而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岩石之中。吐鲁番已不再是海，陆地出现了。

上天剥夺了吐鲁番的大海，但并不妨碍她水草丰美、气候适宜。在距今7000万年前的古新世时期，古地中海一直延伸到今新疆地区，而距吐鲁番一千公里处的喀什正处在地中海之中，充足的地中海水汽使吐鲁番西仍不失为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幸福的恐角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此，不过它们似乎并不甘寂寞，而是开始了长途旅行，经过当时露出地面的白令海峡，最后到达了北美，这些移了民的恐角兽们最终经过漫长的演化变成了北美独具特色的兽类。

而就在此时，可怕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天山、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不断地被抬升。当然，这是个缓慢的过程，至少在距今三千万年前，这次地壳运动并没有对吐鲁番造成多大的影响，巨犀的出现便是证明。但谁也挡不住大自然的步伐，最终这些被高高抬升的山脉挡住了北冰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水汽，使吐鲁番这块水草丰美、温和湿润、植被广布的地区变成了沙漠连绵的干燥地带。我们不必感慨大自然的沧海桑田，更不应去试图阻止这种变化，而是要机智地适应它，当你适应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并没有这么糟糕。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高耸的天山冰雪，是一座天然的固体水库，发源于天山的大小河流，经过被切割的火焰山河谷，滋润了这片饥渴的土地，形成了这万里沙漠之中的一座绿色田园，它成为了漠漠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成为了连结东西的一粒纽扣。上天的眷顾，不知给吐鲁番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2. 关枢要冲：注定你不会孤独

那就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来吧！公元前后，在吐鲁番周围陆续兴起了几股大的势力，东方有中原汉王朝，漠北有匈奴政权，西部有西域诸国乃至欧洲文明，吐鲁番正处于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上。从张骞“凿空”西域后，这一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便兴盛了起来，当然也引起了周边强大政权的觊觎。吐鲁番注定不会孤独，一场“群英会”就此展开。

康居、大秦等西方人可以通过远近闻名的丝绸之路到达吐鲁番—高昌，在这里卖掉他们的物品，同时买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北方草原民族则可通过草原北路到达伊吾，沿伊吾路到达鄯善、高昌，这条路是他们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中国西南乃至青藏高原则需通过青海路、高昌道

到达高昌。从高昌通往中原的道路更是纵横交织，有大沙海道、白龙堆道、居延路，等等，这些道路开通的时间不一，但在不同的时期维持着中原与高昌的交通，使作为东西交通、南北交通的枢纽——高昌保持着形胜之地的美誉。

总的来说，古代高昌地属边鄙、位居形胜，东连东土、西通西域、南扼丝路、北控草原，这一特殊的区位使得高昌曾向四方输出自己的商品，而且也在不断地吸收四方文明。也正因此，可以说一部高昌史就是一部交通史，高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打上了不同文明的烙印。

早在秦汉时期，高昌已经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

塞种人。这些深目高鼻、头戴尖顶毡帽的人被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与西方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的“头戴又高又硬的尖顶帽”也相符。按史书记载，这些塞种人中的一部是由楼兰西奔到达姑师的，他们本世居敦煌，为大月氏迫逐，后举族西迁。西迁必经高昌，部分塞种人便留居在此，成了高昌的一个重要民族，为丰富多彩的高昌文明添上了娇艳的一笔。

月氏人。吐鲁番壁画中藏有蓝眼睛、红头发的人像，所获吐鲁番文书中也常见印欧语系的吐火罗文字，这些吐火罗人便是月氏人的一个部落。当月氏人向中亚迁移时，这个部落不知由于何种原因被阻留在了吐鲁番，他们构成了高昌人重要的一支。

乌孙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在从敦煌向伊犁的迁徙过程中留在了高昌。

匈奴人。他们本生活在北方草原大漠之中，游牧民族的好斗使他们四处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于是看上了高昌这个地方。为了控制西域，他们由北方南下，一度使高昌依附于它，也因此引起了中原汉王朝

的不满，展开了“五争车师”的历史图卷。

十六国时期，羌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等都相继统治高昌。汉人的麴氏高昌灭亡后，唐朝设置都护府，改高昌为西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高昌，再到由仆固俊带领赶走吐蕃人建立高昌的回鹘，后又服膺于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再到蒙元占据高昌，好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换将似的变换着城头大王旗。在这里，谁都不是看客，谁都心安理得地收获着作为主人的喜悦。

这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多文化碰撞的地方，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有文化包容力。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各种宗教都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他们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格格不入，而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包容、互相接触。

处于交通线上，注定了她不能过着桃花源似的生活，不论乐意还是不乐意，外面的世界总会找到你，这就是高昌，天生的“外向型”性格。她是幸运的，各种文明都会被输入进来，丰富着高昌人的生活。然而，她又是不幸的，种种是是非非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一次次被卷入痛苦的纠纷之中，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毁灭后，又一次次被重建起来。

比起其他政权，高昌更觉得是被动的、不自主的，她似乎只是一个舞台，上演的主角却并不一定是她自己，只在落幕之后，孤独地去享受曲终人散的感叹。直到后来麴氏高昌王国才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麴文泰文治武功，似乎走向了独立之路，“杯具”的是，就是这种试图排除外力的举动带来了身死国灭的结局。

3. 伤心国史：打开历史之门的不速之客

像高昌这样一个相对中原王朝的边戍之地，历代史家均对她着墨不

多，我们似乎要慢慢地遗忘这块地方。即使不是遗忘，也无意去追究她发生过的一些历史碎片。然而，事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变化，它使我们改变了之前的看法，更使高昌这一古代文明再一次闪耀在世人面前。她的美丽与迷人，还要从一群“强盗”说起……

19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兴起了一股“考察热”，他们热衷于考察亚洲腹地及一些偏远荒凉的地方，希望从这些荒芜的地方寻找到自然变化的标本与湮没的人文历史。新疆这块充满神秘的地方自然是他们向往的目的地，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陆陆续续踏上了这块土地。

第一个进入吐鲁番的考察人员是俄国人艾伯特·雷格尔，他是植物学家，1879年进入天山腹地，从尤尔都斯草原直下吐鲁番盆地，在这里收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并介绍了古城废墟——“塔克由努斯”古城，即我们所说的高昌故城。他的考察，主要是进行自然科学的考察，尚未兴起文物考察，直到1888年“鲍尔手卷”流行于欧洲，情况才发生改变。

英国人达格列什曾在吐鲁番盆地考察，后定居在了莎车县，利用新疆的资源进行贸易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在一次运货过程中被仆人谋财害命。英国驻印度总督命令军官鲍尔缉拿凶犯，鲍尔不辱使命，除了找到凶手，还在库车找到了一份古梵文手卷。手卷被带到欧洲后，才发现是一份珍贵的写于公元5世纪的作品，此份文书也被冠以了“鲍尔手卷”的称号。“鲍尔手卷”轰动了整个欧洲学术界，一场文物考察风暴就此掀起。

第一个探险家兼强盗是俄国人克列门兹，他1898年来到了高昌，在当时被沙土掩埋的吐峪沟、千佛洞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保存完好的壁画以及汉文、梵文、回鹘文、摩尼文等各种文字的古写经文书，这些

珍贵的文物都是解开古代高昌文明的钥匙。克列门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用刀子剥下了洞窟中的壁画，并包卷了不少文书，满载而归。不幸的是，这部分文物后来下落不明。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考察报告出来之后，迅速影响了整个学术界，三年后便成立了“中亚远东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学会”，吐鲁番的命运再一次不在自己手中，大量欧洲人展开了对吐鲁番的调查。

受到俄国人的刺激以及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尼雅遗址成功发现的影响，素以文化贵族自居的德国人当然不甘落后，艾伯特·格伦威德尔和他的后继者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相继在吐鲁番进行了一番大规模搜索，文物成箱成箱地被拉走。这还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精通多国语言、文化程度较高的勒柯克来说，他用铁锤、凿子、锯子、钢刀等设备对待这些文物，便是对吐鲁番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如果说前面的“探险家”还有些考古意识的话，那么勒柯克只是挖宝者，连他的前任格伦威德尔都指责他除了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

斯坦因从1900年到1930年四次深入新疆考察，第三次考察主要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带走了大批回鹘文、汉文、吐蕃文文书及佛教艺术品，后又在吐峪沟、柏孜克里克、阿斯塔那墓地收获了大量的壁画、文书、墓志、银币等文物。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1908年到达吐鲁番，对高昌故城及阿斯塔那墓地进行了发掘。1910年再次来到吐鲁番地区，这一次的主力是橘瑞超，他在阿斯塔那墓地盗取了大量的古代文书及其他文物，目前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的吐鲁番文书基本上都是橘瑞超此次“探险”所得。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样一个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列强侵略我国，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遭受到列强的搜刮与掠夺，无疑增加了那个动荡时代的悲剧色彩。

大量吐鲁番文物被劫掠至欧洲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西方学者就此展开了对于吐鲁番地区历史的研究，我们所指称的高昌史研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虽然，我们从道义上对欧洲列强的盗掠行为感到愤慨，但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推动吐鲁番史以及高昌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兴起的吐鲁番学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诸多学界前贤的带领下，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前期起也开启了敦煌吐鲁番学，这门学问已经成为促进中外对话的一门国际显学。

面对高昌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我们会发现，深居欧亚大陆腹地的高昌自古以来就不孤独，从历经沧海桑田变化的过程到高昌历史上的多元交汇与融合，再到近代由此而兴起的国际性学问，等等，冥冥之中，上天似乎总在眷念着这片故土，从而引来了世人的诸多关怀和厚爱。让我们带着这份眷念走进那多情与变幻的吐鲁番吧！

二、畅古游今：不变的吐鲁番风情

这里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阴谋，有风姿绰约、脉脉温情的人文艺术，一幅幅、一卷卷，随着星移讲述着物换，把来似水挥洒着流年，不变的唯有那妖娆的风情。站在西域看吐鲁番，只觉得吐鲁番是西域文明的一个缩影，站在吐鲁番看高昌，又发现高昌凝聚着吐鲁番。

1. 美酒醉人：见证吐鲁番的多情与变幻

高昌旧治周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

遗迹尚存唐制度，居人争都汉官仪。
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
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

——（明）陈诚《哈密火州城》

循着曼曼的驼铃声，远望沙海中一支支商队来往于高山大漠之间，形形色色的商旅源源不断地行走于流沙之上，沙海之中留下了他们排排的印迹。风沙虽然湮没了往者的印痕，却阻挡不了来者的脚步。古道边的那些枯木与残丛、那火红的狐狸、还有那点点的绿洲与无边的沙丘，似乎都在讲述着往日的故事。丝绸古道承载了两千多年来多少的繁华与文明，又见证了中外多少的兴衰与荣辱？

吐鲁番盆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自古就吸引了诸多的关注与宠爱。天山的雪水滋润着吐鲁番的大地，又哺育着大地上聪慧的人们。盆地之上，多样的花果飘香，又有葡萄美酒醉人。吐鲁番盆地因其相对闭塞的地形而成为丝绸古道上的一个交通要冲，在近两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这里先后生活过多个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们。那一段段的夯土堆、那一座座断壁残垣似乎总在无声地向过往的宾客讲述着昔日的辉煌，又力图向人们描绘着一幅幅历史画卷。在交河与高昌故城的遗址中，在阿斯塔那的墓地中，在柳中故城所在的鲁克沁绿洲上，在吐峪沟的石窟中……我们发现了故往的吐鲁番，正是这些遗迹为我们留下了解读其历史的“密码”。不管是墓地中的残卷与尸骸，还是石窟中的塑像与壁画，还是那些堆积已久的故土堆，它们都为我们重构吐鲁番昔日文明的风采提供了重要工具。

早在中原地区处于战国时代时，在今天的新疆就生存着被历史学家称为“塞人”的族群。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一度在欧亚大陆上纵横驰

骋，甚至让古代的欧洲文明感到震撼。从古老的车师古国到汉朝建立壁垒、设置戍己校尉，再到后来的高昌郡、高昌王国，从唐王朝灭高昌而设置西州到高昌（西州）回鹘王国的建立，再到尔后的蒙元之时的察合台汗国的经营……古老的吐鲁番大地经历了无数的纷繁，战场上的风鸣马啸、都城行宫中的歌舞升平，都曾历经交替易主，今只见“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往日的喧嚣沉淀为今日的宁静，这样的历史变迁过程也能给人以诸多的感慨。

2. 沙海港湾：回望高昌国的欢乐与悲哀

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

——闻一多

在汉文古籍中，西域地区与吐鲁番的历史大致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进入了史家的视野。在吐鲁番盆地上，车师古国曾经据交河故城建立政权，雄踞于北方草原的匈奴帝国、东方的汉王朝曾经在此地展开了争夺，最终汉王朝击破车师国。汉朝大将李广利率兵远征时，军中的病弱者选择了一块“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的地方居住下来，建立了高昌壁垒，从此揭开了高昌故地历史演绎的序幕。

此后的高昌故地，经历了东汉王朝衰败之后近四百年的战乱与纷争，曾经隶属于西域多个地方割据政权。后又有多多个家族借助高昌故地建立了政权。但这样一个沙海绿洲中的小国并不能够完全独立存在。面对着北方草原上的敕勒与柔然，面对着兴起于西域的突厥，高昌王国一